

蔣介石絞殺文化

光未然 著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光未然著

蔣介石絞殺文化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蔣 介 石
絞 殺 文 化

著者：

光

未

然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出版

華北新華書店為徵求圖書及

建立交換關係啓事

敬啟者：我們因設備不週，時感參考資料缺乏的困難。爲此，謹向各兄弟區報社、書店、文化團體以及其他文化出版機關，徵求各種書報雜誌。如蒙惠贈，當以我們出版的書誌，等量奉酬；並希時賜目錄及樣本，以便設法購置或定期交換。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AL32/08

目 錄

蔣介石統殺文化的用意，計劃和步驟·····	一
蔣介石統殺教育事業的真象·····	四
蔣介石統殺新聞出版事業的真象·····	一二
蔣介石統殺藝術活動的真象·····	二四
蔣介石虐殺文化人的真象·····	二九
反動的法西斯文化的內容和實質·····	三四
蔣介石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反動作用·····	三八

蔣介石絞殺文化

光未然

蔣介石絞殺文化的用意，計劃和步驟

蔣介石及其一黨，現在是世界上封建法西斯統治的最大與最後的堡壘。這個反動的堡壘，眼看着就要垮台了。可是，正因為他快要垮台，在他的統治區內，他就更加殘酷地進行絞殺人民，特別是絞殺中國人民的進步文化的勾當。

封建，買辦，法西斯，是進步文化的死敵。而蔣介石及其一黨，恰好是最落後、最反動的封建，買辦，法西斯的結合體。我國「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的基本精神，一向是堅持反帝、反封建、反獨裁、要求獨立、自由和民主，這樣的新文化，是和蔣介石的路線不能並存的；蔣介石所以想盡一切方法，必欲絞殺之、消滅之而後快，根本原因便在這裏。

蔣介石統殺文化，不自今日始。自寧漢分裂，蔣介石暴露其獨裁嗜殺的面孔以後，在十年內戰的期間，幾十萬進步青年和進步的文化人死在他的魔手之下，造成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新文化運動遭到致命的挫折。只有魯迅的光芒是這個時期的燈塔，而魯迅，也是被蔣介石逼死了的。抗戰時期，蔣介石在抗戰旗幟的掩護下，進行反抗戰，反團結、反人民的勾當，而中國文化界在這個時期的正確口號，恰是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是全國民黨派和廣大人民的主張，因而也就是中國文化界進步文化人的一切活動與奮鬥的總目標。可是正因為如此，即令在抗戰期間，進步的文化活動也受盡了蔣介石及其黨羽的摧殘。現在蔣介石悍然進行內戰，造成全國大分裂，對於進步文化的統殺，當然更加是毫無忌憚，而且變本加厲了。

蔣介石統殺文化的計劃是巨大而且周密的。他綜合了中國歷史上的反動經驗，發揚而光大之。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獄和愚民政策，比起他的統殺文化的辦法，要顯得幼稚多了，簡單多了。他還綜合了國際上的反動經驗，首先是德意日法西斯的反動經驗也發揚而光大之。抗戰前後，蔣介石曾派出大批特務人員，包括文化教育的特務人員，到德意日三國去考察。考察些甚麼呢？當然是考察這些法西斯國家的科學的精密的特務制度，拿回來鎮壓中國人民。直到現在，蔣介石不但積聚了中國歷史上和國際法西斯的反動經驗，而且還有他自己二十年反動統治的經驗，這就使中國人民遭到空前絕後的厄運，也就使中國文化遭到史無前例的摧殘。

蔣介石絞殺文化的步驟也是十分周到的。約略地說來：首先是用反民主的措施來根絕文化的水土。我們知道，新文化的花果，需要一定的民主政治的水土，纔能成長發榮起來。蔣介石在政治、經濟和教育文化措施上，都盡量執行反民主的政策，這就像把土壤上佈滿了磚石瓦礫毒汁和鹼份，填塞了溝渠和水源，文化的花果便很難生長起來。其次是用餓死政策來取締文化的供求。當蔣管區的財富急劇地向官僚買辦手里集中，當絕大多數人，包括教授、學者、文化人、作家、讀者、觀眾、青年學生們都陷于飢餓或半飢餓狀態中的時候，文化的供應便大成問題，文化的需求也大大地減少了。第三是用新科舉制度來進行愚民政策。蔣管區的學校教育制度，整個地便是一種新科舉制度，奴化教育制度，還嫌不夠，除了在學校裏面進行永無休息的考試之外，還有文官考試制度，留學生考試制度，以及其他無數的考試與訓練的花樣，把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的聰明才智都浪費到最無聊的地方去了。第四是用封建、買辦、法西斯的文化來對抗新文化。第五是用特務機關的格殺打捕來消滅文化人。這些都留在以後具體的事例中來詳說。

蔣介石統殺教育事業的真象

蔣政府現任教育部長朱家驊，是一個著名的特務頭子，戰前曾被派到德國去考察了很久，向戈培爾學了一些本領，抗戰初期一向主張親德親綏；他是學術界教育界的特務工作的組織者，收買了一些落後的教授學者做他的黨羽，羽毛豐滿之後，便從CC分化出來自成一個特務系統。朱家驊之前的教育部長，是婦孺皆知的CC特務頭子，中國的戈培爾，著名的殺人犯，賣國殘民的中國四大家族之一的陳立夫。這些恐怖陰險的特務頭子來主持中國的教育行政，自然是非常忠實地執行着蔣介石的統殺文化的政策。在陳立夫之前，蔣介石還一度直接兼任過教育部長，他對於統殺文化教育這一工作的重視，由此可見。兩年以前，蔣介石還有一個大野心，就是把全國各國立大學的校長都貶職為教育長，由他一人兼任所有國立大學的校長。這個野心，首先在國立中央大學實現了，也首先在中央大學同學們面前碰了很慘的釘子，幾乎把「領袖」的「威信」掃地無餘了，這纔沒有敢繼續做下去。

在特務頭子甚而是蔣介石自己直接統制下的學校教育，自然是青年學生的大屠場。先就大學來說，大學各院系的課程，是被教育部很精細地規定好了的，不容學校或教授

任意更動。大學課程的特點是「兩煩」和「兩略」。「兩煩」是「煩重」和「煩瑣」；「兩略」是「詳遠略近」和「詳古略今」。「煩重」爲的讓青年們頭腦應接不暇，沒有餘力顧到課外的生活，其目的在使青年們低頭；「煩瑣」爲的讓青年們鑽進牛角尖裏，沒有機會接觸書本以外的世界，其目的在使青年們耳聾；「詳遠略近」是多背誦西洋的學理，少研索中國的問題，其目的在使青年們變成遠視病；「詳古略今」是多講授古代的陳跡，少注意眼前的現實，其目的在使青年們變成書獃子。蔣介石以爲，通過課程的總制，把全國大學生的頭壓低了，耳攪聾了，變成了遠視病和書獃子以後，大概就不致於再鬧事了。這些辦法，是直接承襲並發揚了明清的科舉制度和愚民政策。以各大學前中國文學系爲例，這種承襲就更爲徹底。蔣管區各大學的中國文學系，其課程內容主要的不是甚麼中國文學，主要的是經學，小學，考據學之類，那是和清代以經學小學取士的愚民政策毫無二致的。文法學院其他各系的課程，用的也是同樣的方法，不過把中國經典換成外國經典，把中國考據換成外國考據，其力求逃避現實的精神，基本上是共同的。此外，大多數的學科，都毫無必要的用外國語言來講授，鼓勵學生用外國語言來思考，用外國習慣來生活，也是奴化教育的一例。蔣介石、陳立夫之流，近年還提倡所謂「科學化」運動了，這個運動，應用在大學教育上，便是壓低文科（文、法），提高實科（理、工）。各大學招生，文法學院人數大加限制，理工科則特別優遇，在公費貸款等待遇上也比文科學生好。你以爲這是真的提倡科學化嗎？一點也不是！原來蔣、陳之

沈的用心，是以爲理工科學生在課程內容和學業活動上都比較地離現實政治更遠，因而也許更容易統制些。實際上大學理工科畢業出來的學生，也許比文科科的學生更感到所學非所用！因爲在蔣管區大學的理工科，其課程、課本和教學方式都是抄襲外國資本主義國家若干年前的老套；而別人的那一套，是和他們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經濟條件相適應的；中國不具備那樣的社會經濟條件，儘管你學熟了那一套，也是白費心力，至多也只能和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機構或買辦經濟機構的需要相配合，而難于和我國國民經濟的現實相配合。由此可見，蔣、陳之流的科學教育，歸根結底，還無非是一種變相的買辦教育。——封建教育和買辦教育，這就是表現在今天蔣管區大學課程上的蔣介石反動的教育政策的實質，也就是中國型的法西斯奴化教育的實質。

僅僅統制了課程，蔣介石還嫌不夠，因爲課程教材儘管有了規定，教授們站在講台上，還是可以藉題發揮的。蔣介石對付教授們的辦法，首先是讓你吃不飽，其次使用錢來收買，不肯被收買的便加以威脅或虐殺。於是有了教授挑水種菜的故事，有了教授擺攤賣衣物的故事，有了教授改行經商的故事，有了教授服毒自殺的故事，有了大批教授變節落水的醜劇，有了費聲失踪，洪深挨打，聞一多被殺的慘劇……大學是最高學府，教授是智慧的權威，如今在蔣介石的統治之下，在他的一尊師重道」的動人的口號之下，教授們的精神，肉體和人格，已經被蹂躪得不像話了。

在蔣管區的大學裏，同時並存着三個時務機構：一個是學校的訓導處，一個是軍訓

教官，一個是三青團。訓導長是教育部直接委派的，軍訓教官是軍訓部派來的，三青團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超乎學校行政之外的，都是有權干涉學校行政的外來的勢力，因而都是禁不得的。他們的共同任務，是考察和監督教授與學生們의 思想和言行。訓導處掌握學生的一品行一分數，軍訓教官掌握學生的軍訓分數，這些分數，比任何正課的學分都更關係着同學們學籍的升降和進退。訓導處還掌管同學們集會結社登記和監督，掌握學生壁報的登記和審查，這就把學生的集會結社自由，言論出版自由完全剝奪了。訓導處還有權檢查學生信件，這就把學生的通信自由剝奪了。軍訓教官可以隨便打人罵人，可以隨便罰跪罰禁閉，這就把學生的身體自由剝奪了。

可是在大學和中學裏，一切罪惡的淵藪還集中於三青團。三青團誘騙收買了一部分學行惡劣，思想落後的同學，潛伏在學生行列中從事非法的活動。他們的團長就是蔣介石自己，這就是他們敢于在校內校外無法無天姿意橫行的憑藉。他們本身就是一個特務機構，又和校外的特務機構勾結起來，於是乎壓迫進步的同學，辱打進步的教師，擾亂同學的集會，撕毀同學的壁報，威脅學校當局開除同學，要挾教師給他們分數，偷聽同學們的談話，盜閱同學們的書信，脅迫軟弱的同學加入他的組織，還散佈謠言，麻醉同學們的認識，挑撥離間，分化同學們的陣營……。領了津貼的小特務，就尋找材料，打報告，於是挾嫌誣陷，亂給人戴上紅帽子，同學們一不當心，便挨打了，被捕了，失蹤了，連教師們的安全也受到威脅。

中等學校的特務統制，比大學更嚴密。學生集會、結社、甚至通信、會客、閱讀課外書籍的自由都全被剝奪了，壓得青年們不敢動彈。在好些地方，中學教員要經過甄別甄訓甄別和訓練他們的思想。經過甄訓以後的教師，正義和良心也就打了折扣，他們能否或否引導學生從事真、善、美的追求，也就大成了疑問。除此以外，中學課程的煩重，比大學更甚。學生日夜埋頭于代數、幾何、物理、化學，外國語的習題中，一個個都變成神精病了。而教師爲了遵守「部令」，還是繼續不斷地進行其生硬的「填鴨政策」，反正教育經費都挪去打內戰了，學校少而失學青年多，學校便不惜嚴格淘汰一些不肯就範的學生。

你或許以爲，這樣嚴格淘汰的結果，多少把學生的正課水準提高了？不，不，不，恰恰相反！蔣介石厲行法西斯教育的結果，使學生的水準一年不如一年，而這些年來，不管大、中、小學，學生水準普遍地較戰前低落了很多倍，這乃是蔣政府的教育部公開承認了的。學生們吃不飽，穿不暖，智慧得不到啓發，求真的慾望得不到滿足，日夜戰戰兢兢，惟恐不及格，惟恐降級或退學，惟恐挨打，惟恐失蹤，他們中間的大多數，都是營養不良，而黃肌瘦，神經衰弱，垂頭喪氣，眼角上掛着淚水，胸中鬱結着悲憤……你教他們怎麼能安心向學呢？

而且他們所學的東西，也的確很少用處的。他們所學的，不是爲了「用」，而是爲了「考」。小學生所學的一切，爲了考初中；初中生所學的一切，爲了考高中；高中

生所學的一切，爲了考大學；大學生所學的，爲了考文官，考留洋，或爲了轉過來教中學小學的學生們如何去應考。這是一種道地的新科舉制度，一種真正的奴化教育！因爲一個學生中途離開了學校，到社會上去生活，他將發現他所學的大半都沒有用場。一個剛考進大學文科的高中畢業生告訴我說：我真痛快，我把高中三年的數理課本和練習簿一齊燒光了，因爲我解放了，我今後用不着它們了，它們今後再也不能折磨我了！

蔣管區的小學生也很夠悲慘了。他們的教師是經過嚴格甄訓的，而且是吃不飽的。他們的課本也是經過嚴格規定的，只許用教育部編印的，荒謬絕倫，充滿了法西斯毒索的「國定本」。這種「國定本」，因爲是一種獨佔的商品，紙質使十分粗糙，印刷更十分惡劣。可笑的是，就連這粗劣的毒品，由於其發行機構的腐敗，稍爲偏遠的地方，便供給不上。小孩子們可以成幾月地沒有課本唸，整學期不能正規地上課，因爲變通辦法是在所不許的。此外，特務制度也並不放鬆小學生，重訓教官的打罵和類似三青團的活動，使孩子們喪盡了天真。

物價不斷地飛漲，加上特務的跋扈，蔣管區教師們的共同命運，是「餓死、忙死、愁死」。物價漲了五六千倍，薪水只值戰前的十分之一，連這微小的收入，要想使全家大小不挨餓，是絕難做到的。有甚麼辦法呢？不願改行的，只有加倍地出賣勞動力。像在昆明被蔣介石暗殺的清華大學教授聞一多先生，生前便要在中學裏兼十幾點鐘的課，以換取一間房和一石米，晚上還要替人刻圖章，爲的解決一家八口的生活。成都有一位

大學教授，爲了一石米貼，在另外一個大學里兼了一個專任教職，教育部查出來了，說是犯了法，加以申斥，那位教授是憤自殺了，全家便失了贍養。中學教員，大半都同時担任兩個學校的專任教職，每校每周以十八小時論，已經忙得要死了，還要批改一兩百份課卷；何況還有同時兼任三個專職的。小學教師就更苦了，每月收入，很難維持自己一個人的生計，有家小的，就只能靠喝白粥度日。教師們這樣窮忙的結果，還得不到二點精神的安慰，因爲同學們的心情也在極度苦悶中，他們學習情緒低落，功課日益退步，乃是當然的結果。再看到學校行政的腐敗，特務份子的囂張，優秀學生的遭受迫害，教師的心情是十分愁苦的。營養不良，操勞過度 and 心情愁悶的結果，自然很容易生病，生起病來，沒有辦法醫治，也沒有資格休息，只有強同學們的捐助或學生家長的同情，否則便是死路一條了。所以說，「餓死忙死愁死」，是這些教師們的共同的命運。

這就是蔣介石絞殺神聖的教育事業的現象。——用封建教育，買辦教育和法西斯教育來奴化青年，用飢餓，集訓和餓死政策來虐殺教育工作者，用特務活動和高壓政策來把學校變爲集中營……。這種殺人不見血的手段，比他在內戰時期直接砍殺了幾十萬進步青年顯得更加陰險，更爲恐怖，因爲他直接摧殘了中國文化的苗床。可是獨裁者的如意算盤，究竟不能完全如願，蔣管區的學生們，如今怒吼起來了，前年的「一二·一」運動和方興未已的「一二·卅」運動，便是眼前的例證。連教師們也不肯示弱，儘管有一批無賴的教授教員被蔣介石收買了，但更多的教授教師們反而在高壓政策下變得更憤

醒，更勇敢，矢志參加學生的行列中，爲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而奮鬥了。

金老遺稿

蔣介石統殺新聞出版事業的真象

蔣介石對中國新聞出版事業的統治，最可說是無微不至。以下隨我們逐步考察一下他直接統殺新聞出版事業的全過程。

首先是嚴酷的登記制度。蔣管區的新聞紙和通訊社，十之八九都是官營和半官營的；絕少的民營新聞事業，也要和官方保持一定程度的勾結，否則根本就不准登記制度的第一關。蔣管區報紙登記來說（三日刊、日報、晚報都是新聞紙類），第一步要填寫很多份登記表，在每份上詳細填明新聞紙的名稱，刊期，紙張開數，每份幾張，每天出多少份，發行人，編輯人姓名，年歲，籍貫，出生年月，學歷，經歷，是否黨員，基金數目，基金來源，存在甚麼銀行，存摺號碼，報社，編輯部，發行部和印刷所的地址，電話號碼，門牌號碼，報社籌備概況，組織概況，董事名單等等，附在呈文裏，呈給地方主管機關如市政府社會局之類，由他們轉呈國民黨中宣部，行政院內政部分別決定是否核准登記。第二步就是等候，奔走，疏通，拿賄，托面子，說人情，講條件等等，時間快則半年，慢則一年兩年以至於遙遙無期。這還算好的，因為在非常情形下，蔣介石早有通令，限制了每一地區的報社，通訊社的設立，不得超過一定的數量，地方當局